

劫
花
惨
史

中華民國三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年三月三版

小小說本
刲花慘史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分 售 處 編 著 者
印 刷 所 發 行 者
總 發 行 所

貴福長商杭州濟北
陽州沙商南京
廣常務務蘭太天津
州德務務裕原天
潮衡州印安開保
張家口香成慶封定
港都書蘇鄭奉
梧重南西吉
州慶分昌安林
新嘉雲瀘漢南龍
坡南縣館口京江
嚴館市館路館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翻印

第一章 落花劫

女子無才便是德。神明裔胄播此讐言。使男子之惡益稔。而誤盡女蒼生。寧止童謠熒惑而已哉。不獨此也。豐才嗇遇。猶云造物所忌。至好色人之天性娟娟。此豸我見。猶憐而竟肆意摧殘。橫加箠辱。筭鸞囚鳳。煮鶴焚琴。好惡與人異趣。天下顧多是。傖覲然人面。與我同宇宙者。而所謂人生不幸之女子。身又復孤。苦伶仃不能自立。秉三從四德之彝訓。閑從一而終之禮教。含悲茹痛。不能奮飛。知與不知。聞其事者俱當愛敬之不暇。而獨局中人。狺聲怪色。以閒花路柳。視之空喚。奈何終成怨耦。難爲索解。遂呼冤孽詎不吞舟漏網。淫人得志耶。振吾筆伐鋤此兇殘。庶幾怨氣消而人道重。記者於此尤所汲汲矣。若夫畫屏釵影。曲院簫聲。實命不猶小星。自喻是亦可憐蟲耳。縱使醋海興波。入室見嫉。尙當津墳。妬婦鈴護花叢。而乃薄倖性成秋風。捐扇甚至傳花人去。拋下繁枝。忍

加蹴踏之行。忽墮虎狼之口。言之酸鼻。豈復人情。他若爨下勞薪泥中。長跼彼亦人子。古人何等忠厚。乃或視等雞蟲。命如蟻蝨。淵膝任便。鞭撻從心。婦惡已等。賈武夫更助紂爲虐。小魂殘喘。奚翅草芥。何物主翁。酷暴若此。法多未及冤海。終沈寧非一重。公案耶。至於風塵縑染。圍溷香埋。一例哀鴻。何心蹊蹠。乃旣阨於搗老鳩盤。復受虐於封夷。叱利褫以屏障。承口唾壺。逞彼肉慾。儕於玩物。甚者換馬示豪槃。首示武朝。纏綿於牀第。夕鬪割於刀俎。羅刹鬼國。如其黑闇。阿鼻地獄。方茲慘酷矣。嗟乎。沈沈蛤利。黯黯黎星。女權之墮。至斯而極。人孰無情。能勿感動哉。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芳姿麗質。人生所最難得者。一遇不幸。塵土視之。抑何不平之甚也。

秋風蕭瑟。孤鴈哀呼。不覺前塵影事。湧上心頭。個中曲折。如蟻穿珠。如蛹抽繭。陂陀起伏。如歷羊腸。九折坂奇妙繁縟。又如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細鍼密縷。則如薛夜來處。深帷中不用燈燭。繡製精工。摹寫痏惡之態。更如吳道子畫鬼趣圖。自蓮僧演地獄現象。令人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哀感頑豔。尤非後主淚痕。

洗面易安人比黃花所足狀此淒苦者殺青既竟輒自駭詫不謂人間世乃有此境也然而恨綺愁羅事皆實錄敢藉塊壘之澆聊抒怨女之氣庶幾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爾

金闇間自古稱息土山明水秀代生麗人較之越豔珠娘說者謂猶有差黍之辨也潘某者游宦山左爲諸侯食客彈鋏長歌殊形落拓以弟某設肆於市徵逐什一權子母家得小康兄弟怡怡罔未析爨也兄生一女曰晴梅弟生三女曰晴芳晴雲晴雪兄無子弟僅一子曰紹寅紹寅始辨方名兩家爭寶之晴梅及笄秀慧絕倫晴芳齒少長已出閣生子矣晴雲與晴梅年相若晴雪則荳蔻年華依人小鳥其動人憐愛與晴梅相伯仲晴梅圓姿替月笑暈雙渦以豐豔勝晴雪曲眉嬌目秀靨承懽以纖麗勝蓋姊妹行中二人實翹楚也

晴梅母常州莊氏外祖曰卓峯官湘省歷任劇縣因潘爲姑蘇望族且某少有文名故入雀屏選焉嗣某久滯一衿家頗中落不得已橐筆漫游因自號曰寄齋取人生忽忽如寄之義也當寄齋年逾強仕正晴梅三五月圓母旣爲毗陵

大家女則詩書夙嫻。楮翰慣弄。晴梅濡染。母教業手簡編。漸解吟詠。雖椿庭遠隔。而午夜青燈攜書課女。儼然女學師弟也。以故晴梅生有雅骨。羌無俗韻。非尋常女子所得比例也。

晴芳父曰：遂堂弱冠亦習儒。試童子軍不售。輒棄去事賈。既獲利。乃曰：今而後。蓋商業世界矣。丈夫不治家人生產業。然仰面求人。談何容易？否則槁項黃馘。餓死牖下。誰復知我者？生計之關繫。若此。猶得作老儒譏語。不屑口道。阿堵物哉！遂堂持此見解。始益展其智力於市場。初亦折閱久之。礎址漸立。日益向裕。遂堂又工心計。三五年中。起家茶米突過小康。妻陸氏亦蘇垣宦家女。讀書明理。姊姒相得。實輓近世所無。晴芳適同城張子和。和雖亦宦裔。而佻巧性成。浮薄無節。芳性沈鶩。輒一二冷語譏之。皆中肯綮。和反憚之。以故夫婦尙少違言。陸氏固特愛長女。裝遣之豐。幾如其積產之數。遂堂竟溺婦言。聽彼揮霍以愛女。故及壻泰山封禪。動輒年計。由是出入閨幃。司空見慣。游蜂浪蝶。或引與俱來。陸氏心非之。然無如何也。雲與芳夙志合。尙無間言。雪性高寒。不肯一坐春。

風作桃李爭妍之舉梅無此桀驁而時或斷斷胸中獨有涇渭所謂雷霆精銳冰雪聰明矣

鶯花三月春滿山塘閨伴相攜踏青鬪草此一時韻事也陸氏居近郭棟宇頗軒敞縱非甲第連雲而漚釘獸環絕勝蓬蓽者流夜郎自大亦有二女曰蕙曰荷婢曰調墨理琴蕙荷旣娟妙婢亦小家碧玉四人皆樂與梅雲雪嬉乃擇嫩晴天氣拏舟破浪挈榼提壺恍如聽鶯詩客斗酒雙柑飄然曳屐於柳陰曲路以此見蘇人士之好事風雅矣閨門過去盤馬路一樹垂楊一畫樓何等精神何等風景江南之人本似無愁天子加以七寶香車半帆錦障點綴於鶯飛草長之場和風駘蕩能移我情而陸氏正大敞瓊筵宴羣美於山塘十里間也語云樂極悲生在陸氏飛觴行炙之時正寄齋耗音適傳之際始言疾甚繼曰不支終云溘逝莊氏及晴梅大慟踉蹌返宅料量哭奠禍出意外正如大將軍天外飛來也顧寄齋於前日有函未嘗及抱病事而耗言非疫抑又何邪於是又有懷疑派之議勸遂堂導嫂往齊一探消息二亦可扶柩還鄉豈不甚善遂堂

已決計成行。

無何。遂堂忽感疾甚劇。不得行。莊氏急欲就道。乃覓一幹僕護魚軒而去。

第二章 種瓜謠

慈烏失母。嗁嗁哀鳴。況乎縗絰在躬。情尤難已。晴梅邇日之狀。正如梨花帶雨。楊柳因風不勝其顛悴。可憐之致也。瞬息風潮高堂。忽圮而靈萱垂老。又復遠行。雖健男子。不能無殼觫態。晴梅獨強自含忍。依依叔母肘下。入侍叔父疾調湯。煮藥具有條理。雖芳雲等屬毛裏者。不能及。梅嘗曰。吾憾不能事父。終天抱恨。幸叔在。尙得表此寸衷。爲桑榆之補救也。聞者咸欽其有至性云。

往苒月餘。忽報道梗蓋。拏正於此時。擾擾燕齊間。幸大吏解事。肅清境內。不令南下。然德州以北。狼竄豕突。時驚風鶴。其勢不能輒止。而女父適客東昌之恩縣。池魚殃及。在所不免。女母旣去。迄無魚雁。或傳已沒。匪巢者時。遂堂甫瘡力疾。欲往家人環阻之。晴梅雖淚眼將枯。而叔以身試虎口。亦祇可隨人慰藉。然含辛茹蘖。已達極點。自嗟命薄。頓成曙後孤星。天豈知是特發軼之始耳。

愁雲慘霧忽叢集於潘氏之門。途堂以痛兄故居恆鬱鬱不得夙疾。本未盡除。一日赴宴醉飽而歸。中夜被寒熱。胸膈不舒。呻吟旬日。藥餌無靈。溘然朝露矣。陸夫人悲甚。欲以身殉子女。環守得免。

喪亂迭乘。鵠鵠影沒良朋。永歎誰來相顧。晴梅得外祖莊公之鍾愛。乃挈之至毗陵。陸夫人亦賴外戚某經紀葬事。分道揚鑣。各行其是。而晴梅遂爲毗陵寓公。名列陽湖閨秀傳。乃與芳雲雪等音塵隔絕矣。

莊公正室已虛。嗟彼小星。左宜右有。俱句欄中人子。一才弱冠。曰彥生。新娶始氏。與晴梅之母固非同懷也。宴爾新婚事。無他顧。梅遂僅得寄養於姬妾之手。莊凡三妾。曰月娥。曰翠蘋。曰綠珠。綠珠年最穉。與梅同庚。性尙柔婉。得莊寵眷。而亦能憐梅。以故梅稍獲慰藉。繡餘吟罷。攜手園廊。見者輒驚爲環燕。而不知侍兒公子。其身世不同。苦樂亦懸殊也。

月娥差長。已不專夕。然善心計。司筦鑰。莊甚信任之。惡梅之嬌弱。不能事事也。始而腹誹。繼加白眼。又以與綠珠暱。益遷怒焉。時藉他事影射。梅指桑罵槐。冷

嘲熱諷漸成水火嫌莊惑其言意頗移翠蘋亦暎綠珠助月娥運動雙斧入林孤柯夜泣梅之緣孽殆相逼而來矣。

綠珠嬌小荏弱恍如飛燕可作掌上舞工愁善病莊雖寵愛甚而不獲肆其肉慾輒鑿蹙不自得入其寢室藥爐茗椀楚楚有致然蛾眉隱隱含恨啼痕界面見人作強顏歡笑笑時曇雙渦莊見其笑則怒解以故亦不能虐之惟梅最相憐見輒絮絮語語或深夜不休莊不御則連牀作竟夕談以爲常殆亦同病相憐意也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況樂數晨夕者耶梅與綠之情感蓋非尋常萍水可知矣。

彥生長於梅五齡讀書不甚慧以父蔭故早歲娶婦婦有才色然驕妬雖小婢不許其夫平視誠有讀洛神賦投淵之概彥生以其美而才頗憚之積威之下閨令高張月娥見婦之頭角嶄露也亦時殷勤以悅其意莊甚誇月娥賢而二妾寵稍衰綠珠尤冷落輒語梅曰今日之女界殆土苴草芥耳縱令堯舜復生恐亦無以善其後語罷相對歎歎有桓子野聞歌之感由是綠珠寢失莊意而

梅之終身患乃乘隙而入。

劫 花 慘 史

先是彥生自以渭陽情切頗或慰藉梅梅以爲吾舅也亦未嘗嫌疑暇日晤於園亭時述身世每至淚珠簌簌彥愛憐之輒慰藉再四綠珠猶憨態往往鼎足於其間月娥屢見之忽幻出一小說之指頭印乃移其印於他人之身以治之遂憩冢婦子不慎彼好色兒將悉報兼施矣晉文納秦嬴煬廣狎宣華今何必求之歷史耶。

梅之始本不喜梅聞月娥言大恚咄咄自語曰吾誓投此妮子以快吾意也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吾當以綠珠爲霰矣乃具情以告翁且鍛鍊其詞確如目睹莊是時益厭綠珠適聞膚受之譖雷霆頓發促召媒媼來以百金轉貨於某紳而墜樓人去繁花點點入溷中寒食東風御柳斜斷魂之清明乃在瞬息間耳綠珠有婢曰小憐亦明慧綠珠去乃事彥生婦草角花鬢輒念綠珠不置婦益虐使之稍含怨懟意始鞭撻從事或道及綠姨則詈曰爾猶將爲淫婢黨耶彼覆巢破卵未知死所矣小妮子不悛且甚於是顧爲是喋喋謂吾

刃不利不能殺却耶

生婦本瘠怯或勸以療疾乃手槍口膏日與芙蓉城主爲伍莊與彥生皆不過問疏簾燈靜一榻橫陳輒呼小憐燃煙裏小憐或不慎誤觸婦怒則掌杖交下猶不足助以蹴踏更手鐵簽任意刺之噭然呼曇慘不可聞彥生或入排解多反唇相譏莊亦以爲言婦恚後每杖刺先以棉塞口不得有聲未及三月憐已灰敗無人狀矣

當綠珠之去也以婢囑梅且曰不幸早逝則已不死必尙有相見期妾非不知守節自愛者徒以生長蓬華久已爲人市貨今日必抱貞妃之信自殺而已殊非人道所重不如隨波逐流或者得登彼岸令媛善自愛勿以爲念語畢相向失聲長短亭前贈行折柳從此一別相見何年嗚呼是可悲也

曾幾何時姈氏奪婢去梅顧影覺覺羌無與伴又無力與姈爭每至憂來墳膺輒不食不寢回憶膝下依依椿萱垂蔭何等憐閨及嚴庭游宦慈母恩深嬾繡窗前慵書燈畔侍坐燕譚至昵昵兒女恩怨爾汝不已此情此景天倫樂事今

而後豈可復得乎。

始知梅終落落不能善事我乃語彥生宜速擇配以安其身彥生以告父又欲物色快墻懸鵠甚高年餘不能得正無奈何

第三章 鐵窗紅淚

晴梅輒於繡暇誦溫李詩至玉樓明月長相憶牡丹花好傷離別之句眷念前塵不忘晴雪揚管吮毫常思修書一問近狀而欲寄無從所思安在玉璫緘札何由達萬里雲羅一雁飛金闈遐想與日俱深荏苒二年卒未一通音問離羣孤雁暮雨相呼加以偶逢矰繳孤飛可疑於是言哀哀可知矣

一日梅兀坐有思正憶今日何日非吾母四十之初度耶而今存亡未卜蔓楚無家戍鼓斷人行淒涼景況必有令人不堪再述者吾雖含荼茹蘖固儼然江南佳麗地也母也天只夢裏相親不知爲白楊別屋乎抑飄萍泊絮乎掩袖自悲不覺縗糜忽小婢名碧淨者入曰梅姑此函非由姑蘇臺畔來耶梅亟取視之則晴雪之手筆也不覺黯然損械讀之

梅姊無恙。別後璧月幾回圓矣。拈花琢句。蔭樹談碁。猶前日事。不謂天禍吾家。罡風吹散。愁雲隱座。急雨侵簾。當時已不勝悽楚。可憐之態。自是厥後。更不忍言矣。舅氏冰山見睍。銅穴已傾。金裘既盡。田里且蕪。我母竟爲池魚。難飛孤鶴。屢非米巧婦。難炊餽釜生塵。高歌何益。妹性迂闊。絕不關懷。無如萱草含悲。竟無忘憂之日。棣華不競。又增永歎之情。富貴逼人。時來楚儉。笑言不入。爭奈隣姬亦旣墮落。寰中豈復能自主。雲姊不幸。竟隨俗子。嗟乎。桑榆賸影。惟有淚痕。茱芭閒吟。忽成往事。玉杯之書已缺。誰續陳編。秋墳之鬼不靈。竟拋舊句。況以老病蹉跎。高堂巍兀。誓不塵緣自溺。孺慕終身。儻能老病就安。感恩無極。惟姊知我睽隔。有年生也。不辰。姊亦見阨。然勿悲哀。第看雲物。妹已辦羽衣寶劍。他日終天盡禮。卽當漫游世界。誅戮狂夫。以完自由。無犯之身。聊抒磊落不平之氣。言不盡意。佇盼片牋。

梅得書大喜。過望旣而淚涔涔下。溼偏羅巾。拋擲枕函。永懷不寐。思晴雪所言。回環嗚咽。必有大不得已之情。不忍明言者。不然。彼姊雖誤嫁。何至絕人逃世。

忽發狂言耶。正惋惜悵悵間。碧淨至促往晚膳。梅以小恙辭之。索糜粥一甌。以代少頃。彥生入視。梅以雪函呈閱。且曰。此兒所最念之人。惜兩載不通音問矣。以彥生因索函筒。視其發書所在地。則大駭曰。乃居閩門外某浜前耶。其姊貌豐肥。白而眉梢有創痕者耶。雪乃秀目纖眉玉腮櫻口。身材嬌小。意致落落不屑酬應人者耶。正語氣搶攘間。梅急止之曰。舅胡知之稔。速語我。彥生驟聞此詰。忽若清磬一聲。喚回迷夢。乃囁嚅曰。吾曾與一友人訪舊。誤入其家所見。如是耳。梅大疑。急續詢曰。舅識吾弟紹寅乎。計今八齡矣。識彼舅陸筱韻乎。亦曾讀書第未青一衿。彥生曰。吾不知。吾因訪友偶登馬融樓下。始得睹老母。與兩美耳。家世何如。未及問津。不知是否。雪家深悔孟浪。致葭莩之親失之交臂也。語已。因言今晚尚當赴友約。不宜遲留。甥欲郵致答牋者。盍緘付碧淨遣張貴投局。必無誤也。匆匆自去。梅尙欲有問。而彥生之躅已逾闕矣。桃源者。且一經詰問。神色頓異。若自咎漏言。挽回無術。噫。此中果有何等變幻。

耶。索解無由。煩懣益甚。久之忽轉計曰。徒思何益。不如修札詳詢。雪知我肺腑。必以實告。且繹其詞。翰意頗殷。拳性本伉爽。加以情密。殆無不可。得其底蘊者。念此乃忻然奏筆。折牋榆夾。須臾函就。

雪妹如握天上佳章。朵雲奉下浣薇。雒誦百憂。辟易矣。溯自離羣。再更爐筭。梭停鍼住。彼此應同。自念命薄。如雲萱堂。忽悴流離。瑣尾正如斷梗。飄蓬任天風置我。何所此間。雖得老人憐愛。而毛裏不屬。情實難言。苦恨壓線之餘。誠有淚痕洗面者。不謂妹依肘下。顏色親承。亦多抑鬱傷心之語。嗟乎。迴腸九折。我旣親歷羊腸。證石三生。妹亦心匪轉石。人間何世。識字果憂患之媒。魑魅多逢造物。類貪殘之吏。同遭逆境。莫脫塵緣。憐我憐卿。呼天呼母。妹固於邑。我更汎瀾已。雖然音塵久隔。情事多迷。黃絹幼婦之隱。詞錦瑟畫屏之託。意頗滋疑竇。乞指本懷。棣華永歎。紹寅其無恙耶。楚僉隣姬。又何公案俗子。不文。妹胡憤憤妙齡。雋才忽作游仙之夢。豈自以仇秦功告可從赤松乎。凡此怪論。如墮五里霧中。鉢根人之不悟。如是如是。然竊願有以教之。春初。

或得請一循姑蘇臺畔弔捧心亡國之娃問點頭說法之石能如所願未必操券寒風颯利凌厲有加珍重加餐載揚侍福

函去月餘無耗梅請於莊欲返蘇莊不許且懲訓焉梅懼無敢抗久亦置之機中錦字樓上花枝大好年華消磨於泣紅怨綠之間者不少

先是彥生友疏戚曹某方弱冠慘綠風情垂青聲價此子神味正復不惡莊意以偶梅特貧甚故難之曹生亦稔女美而才思慕綦切以求彥生彥生業已蹇修自任莊亦愛其文秀有允意矣

彥生以告姈氏姈氏忽不悅曰吾昨云云不較勝耶而必欲與窮措大賤骨頭殆甘窮困死乎彥生恍然悟蓋所謂昨云云者亦求婚人之一與莊有連而婦之疏族也錢姓年已知命有餘行將就木矣鶻弦久斷尙欲求凰已遣媒姬致意莊以其老笑却之彥生亦不謂然而錢某曾睹女貌心醉焉候姈氏歸寧先進阿芙蓉膏爲壽媵以交梨火棗蜀錦吳綿饋賂豐盛姈知有異詢以所求不答至再三始露微意姈曰爲一小妮子乎易易耳彼噉閒飯猶自驕貴咬嚼文